



原住民部落の自主的観光
Active Tourism and Aboriginal Communities
文 | 林益仁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自主性觀光在原住民部落

多年來，筆者帶著許多不同的國際學者、助理與學生去到泰雅族的司馬庫斯部落參訪。按照慣例，部落負責的族人都會在部落入口附近，舉行簡單隆重的潔淨儀式 sbalay。導覽的活動通常是在儀式之後，在儀式過程中，我們很自然地感受到，部落與我們之間正在建立一種良好的互動關係，其中包含尊重部落的態度。另一方面，司馬庫斯部落族人也會巧妙地藉機傳達部落的規範，要求外來的訪客可以遵守。

論及原住民族的部落觀光，司馬庫斯部落是一個很難不被提及的地方！即便如此，還是會聽到族人不平地指出，少數遊客在部落中橫行，完全不考慮部落族人的感受，常常自以為有錢就一定是大爺。為此，曾有國際學者建議部落應在入口處設置明顯的管制地點，並在管制地點強力宣導部落規範與相關禮貌。雖然，這在國外的一些原住民地區已有施行的經驗，例如「東南亞民族植物學保育組織」(ECO-SEA, Ethnobotanical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 for South East Asia) 所推動的部落文化與生態觀光，都非常強調在地部落的倫理守則 (code of ethics)，顯然在台灣，對於文化關懷的敏感度與關注，比起賺錢的經濟誘因可能還是相當低落的！

部落成為觀光區

部落，本來是原住民族生存與生活的基本單位，在一定的意義上，就是自己的家園。一般而言，任何人不會任意開放自己的家居生活，更何況讓陌生人自由地參觀。問題是，曾幾何時，原住民族的部落需要將自己的家園裝扮起來，提供額外的食宿、甚至加上導覽的服務給外來的遊客呢？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曾經是生人勿近的部落禁地，如今有些地點卻成為遊客如織的熱門景點，何以致之？

此一現象絕非自古皆然，而是近一、二十內



司馬庫斯部落的入口。(圖片提供 編輯部)



部落的學校：新光國小司馬庫斯實驗分班。（圖片提供 編輯部）

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趨勢所致。近年來，服務業的發展大幅超越以勞力生產為主的農、林、漁、牧業，這個趨勢直接或間接地對大多仍以農漁生產為主的部落，產生重大的衝擊。無獨有偶地，政府部門與學界更是在此趨勢上推波助瀾，極力鼓吹轉型的需求。台灣大百科的詞條上針對「部落觀光」作了以下的定義，即是明證，它的內容提到：「原住民部落利用其所居處的山水美景等自然資源，結合其無可取代的民族文化風格，推動具經濟效益的觀光產業。…2004年交通部訂定為台灣觀光年，並以『那魯灣』為觀光招呼語。」

觀光客的凝視

英國的觀光社會學者John Urry在他的經典著作《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一書中提到，觀光客在觀光的過程中，藉由視覺的接收，

觀光客在觀光的過程中，藉由視覺的接收，企圖在觀光地點與對象上，找尋一種獨特的真實經驗，用以滿足他們內在的各種欲望，不過，也是在同一樣的過程中，觀光客投射出他們對觀光地點與對象的想像與刻板印象。





經濟，固然是部落發展的重要項目，但是單純將山水美景與民族文化，簡化成產業的資源，卻有可能帶來更多不可預期的負面效果而不自知！所以，具備反省的眼光，看待部落觀光



的議題，特別是觀光背後的知識與經濟層面的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新光國小司馬庫斯實驗分班的教室。(圖片提供 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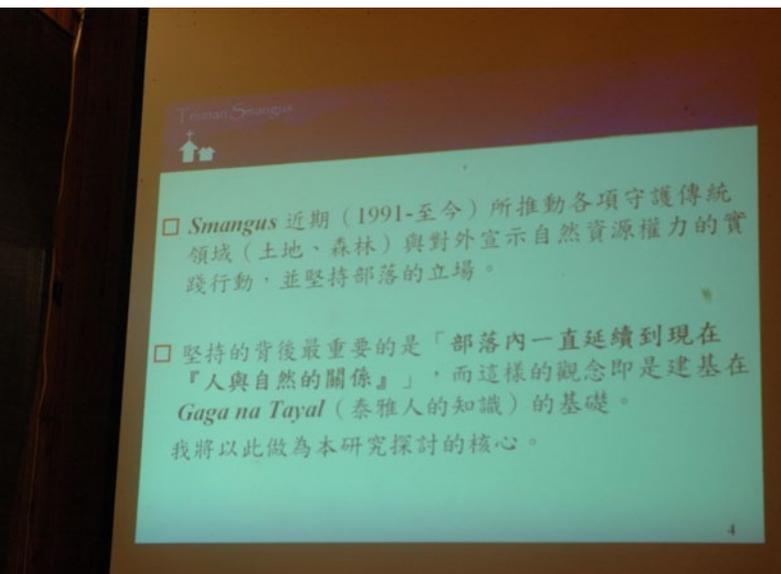
企圖在觀光地點與對象上，找尋一種獨特的真實經驗，用以滿足他們內在的各種欲望，不過，也是在同樣的過程中，觀光客投射出他們對觀光地點與對象的想望與刻板印象。Urry試圖指出觀光的過程中，並非單單只是觀光的對象自然而然地在觀光客面前出現與展出，事實上還包含複雜的社會建構內涵。

在所謂觀光客的「凝視」(gaze)中，不僅存在觀光客個人先前的想像、成見與欲望，更值得一提的是社會整體結構性的影響，例如：國民旅遊卡與周休二日等旅遊的制度性設計、旅行社與資本投入的商業機制操控、甚至社會整體對於觀光對象的知識建構等。這些先存與外在因素加諸於觀光對象本身，且影響觀光客視覺搜尋的社會結構性因素，相當程度決定了「凝視」的內容。

如果Urry的說法有其關鍵參考性，那麼台灣大百科詞條上對於「部落觀光」意圖達到的目標，亦即「原住民部落利用其所居處的山水美景等自然資源，結合其無可取代的民族文化風格，推動具經濟效益的觀光產業。」確實失於天真！是否可能，部落為了呼應社會建構的觀光客「凝視」，反而失去部落的文化自主與特色？更糟糕的是，在進入旅行社所設定的短淺商業行銷邏輯與資本短缺的現實條件下，會不會像過去部落其它產業發展的模式一般，再次淪入無法自主、依賴性強的經濟結構裡呢？

「凝視」背後的虛妄

「好山，好水，好無聊！」這句話，一度被認為是具有地區、甚至帶有民族歧視的玩笑話。但，它卻擁有某些真實性。一方面，它反映了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所處的「偏鄉」地區之文化與地理知識毫無所知且沒有興趣，所以無聊；另一方面，它更凸顯主流社會對於這些多數是原住民族部落的地區僅有的一種不完全真實的「凝



部落青年正在分享司馬庫斯部落觀光的理念。(圖片提供 編輯部)

視」，即是：「好山，好水」。但卻忘了，就算是在風光明媚的蘭嶼島上，依然有千萬年巨害的核廢料，台灣的河川上游到處充塞著破壞生態視覺的攔沙壩與人工河岸。

「好山，好水」的觀光客「凝視」，蒙蔽了真實部落的社會處境與生活條件。也就是這種凝視角度，我們看到山區的溫泉大飯店與海灘的villa別墅，往往標榜自然風光與文化景觀，但往往咫尺之遠，就可以看到極不協調的視覺景觀，例如當地居民開的小雜貨店、沒有經過修飾的各式管線、或是在陰暗山溝裡成堆的垃圾，甚至是任意傾倒的廢水。這些都是包裝在某種基於觀光意圖的商業「凝視」下的常見場面。可悲的是，原住民族部落往往也非主要獲利者。

翻轉「凝視」的可能性

經濟，固然是部落發展的重要項目，但是單純將山水美景與民族文化簡化成產業的資源，卻有可能帶來更多不可預期的負面效果而不自知！所以，具備反省的眼光，看待部落觀光的議題，特別是觀光背後的知識與經濟層面的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在策略上，部落觀光產業的發展必須有一種

知識經濟的思維，也就是說，在地知識的建構與論述，才是健全經濟的基礎，部落的自主性觀光必須提出對主流社會知識建構的方案。思考這樣的方案，讓筆者想到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的「部落有教室」論述，在他的說法中，與時並進的傳統文化知識，扮演有如活水一般的角色，是部落生活、生計與生態發展的關鍵基礎。

「部落有教室」是對於「部落有知識」的空間性比喻，在相當程度上，抽象

的傳統知識必須能具體還原部落空間的展現，認識住在部落的人與空間彼此的關係。不同於冰冷疏離的博物館式知識排列，其關鍵處在於能闡釋並且活用這些知識的部落族人，以及社會組織的協調溝通中。

我們再看一次司馬庫斯部落的經驗。在這個部落，我們並未看到明顯可見的博物館，只有一些特色的建築，例如族人的家居空間與小學的教室，它們都有活潑生動的活動軌跡，這些軌跡透露著自主的生活模式，它有意無意地溢離了觀光者的「凝視」視域。筆者認為，司馬庫斯的做法，正是活化部落的在地知識，即便這條路還有很長一段要走，卻是一個令人期待的良好開始。



林益仁

英國倫敦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現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專長領域為生態政治學、文化地理學、原住民社會發展等，近年來的研究主題聚焦在生態政經學、部落地圖與原住民生態知識、行動研究與自然資源使用上。自然生態必須跟現代化思想積極對話，它既是科學，也是人文。探索台灣這塊土地的自然與人文時，不可迴避要回應、尊重最早在這塊土地生活的原住民族以及他們的知識與文化。

